

第二辑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二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志国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二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字数：260,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西藏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0·51 定价：1.90 元

前 言

收集在本辑中的十五篇文章大致是这样安排的：

属于吐蕃时期的七篇；

属于西夏及元代的四篇；

属于明代的一篇；

属于宗教文化（医药）内容的三篇。

在这一辑中我希望读者能看出国外藏学研究的倾向和兴趣的重点，从而了解他们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的观点。

吐蕃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宗教大辩论，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这就是所谓佛教中的“顿渐之争”。这一桩公案传播甚广。在过去长时期中，人们只能根据后来的史学家们的著作去了解其真象，每每感到扑朔迷离，摸不清头脑。直到敦煌石室遗书中伯希和4646号卷子题名“大乘顿悟正理决”者问世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法国著名汉学家保罗·戴密微氏利用这一卷子并运用有关的敦煌文书，写成了一本震世名著《拉萨僧诤记》（此书近由耿升同志译成汉文，易名《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引起了轰动。说来话长，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在汉地与固有的思想接触、交会、融合而不断地变化、发展，于是在隋唐时期出现了众多宗派：天台、三论、慈恩、贤首和禅门，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这些宗派都以各自的思想体系相标榜，中间经过长时期的振荡传播。禅宗得以盛行，不仅仅如水银泻地，遍于汉土，且远播于吐蕃，对吐蕃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禅宗传入吐蕃的历史经过及其影响对于佛教史、民族关系史、

文化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戴氏的书受到欢迎决非偶然。法籍日本学者今枝由郎又从敦煌遗书中的藏文写本 P·T·818、P·T·823、P·T·996 中抉出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重要资料,汇成“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一文,涉及到禅宗如何在吐蕃传播?辩论会议的地点是在哪里?传播的经义是什么?谁是其中主要人物?等等一系列十分令人注目的内容。因此,我们选译了这一篇文章,请读者注意。

匈牙利藏学家乌瑞氏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者,本辑中译载了他两篇论文:“公元九世纪前半叶吐蕃王朝之‘千户’考释”和“吐蕃编年史辨析”。前文对于吐蕃实行的四茹(五茹)六十一东岱的体制作了考订。作者对于吐蕃的东岱之下设有  和  两级编制(实际上按敦煌汉文卷子应该叫做“将”和“伍”)提出了新解。后文中作者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部分的两种不同写本作比较分析,认为它们是根据同来源的官方记录而摘抄的,摘抄的目的是提供政府官员们阅读的范本。由于摘抄的时间、人员不同,因而产生了某些差异。

巴科教授的“吐蕃王朝政治史”是他在编译了敦煌石室藏文的《吐蕃历史文书》以后,系统叙述吐蕃史的尝试,其中有些地方不是人们都能接受的,但是他把汉文史籍中对吐蕃古史的叙述与藏文资料作了非常大胆的联系,值得一读,篇幅虽长一些,也不觉得乏味沉闷。邓伍德是英国藏学家中的新秀,他在“拉达克石刻录”中显示了古典藏文素养。

苏联藏学家克恰诺夫的“西夏王国中的藏族与藏族文化”一文对西夏王国中的藏人与党项人的关系、藏人在佛教文化上对西夏的影响作了探讨,很有见地,也是这一领域中令

人感兴趣的文章。

关于蒙元时期的西藏和西藏人的研究，本辑选译了三篇文章。“八思巴上师遗著考释”一文是匈牙利藏学界的后起之秀史尔弼的著述，他依据大量的藏文史料对最早与蒙古交通的萨迦班智达的活动逐年作了考订。“元朝统治下的西藏人”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的大作，尽管有些看法难以接受，但它较系统地叙述元朝统治下的西藏人的历史地位、西藏与汉地的交互影响及其后果，值得一读。“元代藏族政治家——桑哥”是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毕达克的一篇颇有新意的作品，它依据藏文史籍《汉藏史集》的记载，在学术界第一次确定了元朝有名的权臣桑哥是藏族人而不是《史集》中所说的畏兀儿人，为对桑哥其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

史伯岭的《五世噶玛巴以及西藏和明初的关系要略》一文，通过五世噶玛巴明初在汉地的活动以及明初明王朝在西藏的施政，探索了与元代不同的明朝政府与西藏关系的新特点。

“藏医——理论与实践”是西德医师芬克女士的论文，她在汉堡市开业行医，同时以专业医师的眼光去观察研究藏医，并且向藏医学习。最近几年中，她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藏医的医疗理论的文章，这里是她系列文章之一，可以看出西方医学界对藏医理论与实践的兴趣。

本辑编辑过程中史卫民同志、沈卫荣同志分别做了许多工作，应记下他们的辛劳。

王 尧

1985年6月 北京

目 录

前 言

吐蕃王朝政治史·····	(1)
公元九世纪前半叶吐蕃王朝之“千户”考释·····	(49)
吐蕃编年史 辨 析·····	(54)
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	(68)
“四天子理论”在吐蕃的传播·····	(88)
西藏古代史研究(连载二)·····	(109)
拉达克石刻记·····	(137)
西夏王国中的藏族和藏族文化·····	(150)
八思巴上师遗著考释(1)·····	(160)
元朝统治下的西 藏 人·····	(175)
元代藏族政治家——桑 哥·····	(208)
五世噶玛巴以及西藏和明初的关系 要 略·····	(231)
《苯教史》选译(二)·····	(242)
老工夹布仪 礼 考·····	(356)
藏医——理论与 实 践·····	(362)

吐蕃王朝政治史

(法)J.巴科 著 耿升 译

一、传说时代的历史，天赞普和封建制

我们始终都很难把吐蕃神话传说中的那些可以追溯到汉藏遥远历史时代的固有内容与外来（主要是来自印度）的内容区别开来，同时更难将前者与虽为当地固有，但却被佛教歪曲了的内容区别开来。所以，吐蕃人坚信地下是一尊叫作“大地之主”的神灵的住处，在随意掘地或搞建筑的时候容易冒打扰这尊神的危险。这种观念非常明显也是很古老的汉人式的。然而，这种观念似乎变成了印度神话中的龙王、栖身于水中和洞中的蛇。同样，在吐蕃人的古老宗教苯教（他们也叫作卍字教）的巫术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喇嘛教的密教仪礼。同样，那种认为死者的灵魂可以转生到一个人或动物的新鲜尸体上，以及自愿回归或不回归已遗弃的尸体上的纯粹的万物有灵论的教理也具有梵文名称，因而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教理是从什么方向第一次越过了喜马拉雅山麓。

对于古代吐蕃的传奇性的和真实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已为斯坦因和伯希和从甘肃携归的具有千年历史的纸卷写本古代编年史所记载。

据古代编年史记载，在吐蕃人传奇历史的初期，吐蕃各

000509c

氏族逐渐地以武力互相争夺和征服包括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1〕东部大河套在内的地区。他们的后面跟着牛群。当时的牦牛刚刚作为一种野生动物出现并象征势力，对牦牛的驯养似乎是吐蕃民族定居的主要因素。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没有除了在高地亚洲之外的其它任何地区都不存在的牦牛，吐蕃则是人类无法居住的地区。

据古代编年史〔2〕记载，吐蕃的传奇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其可靠的历史起始于五世纪。但那时涉及的仍是内部历史、宫廷中的阴谋等具体情节，分别只包括许多小王国的一个或最重要的一个。

吐蕃真正的历史时代仅仅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以其与唐朝的关系和汉文史籍中的记载而为人所知。除了一些年表之外，作为公元七世纪之前的历史，吐蕃人自己仅仅写过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佛教史。

总而言之，在吐蕃民族的历史上可以区别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从发祥到公元七世纪；七——十五世纪的吐蕃赞普（并不完全符合史实——译者）；十五世纪之后的神职人

〔1〕布拉马普特拉河在西藏仍保留了其当时的名称，“藏布”（ཇམ་པུ་ལུ་），意为“江河”。

〔2〕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保存的在敦煌发现的古代藏文编年史的原件将是对从古代到藏文编年史写成的十世纪之间的汉文文献有益的补充。它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最后编年号为第1286、1287和1288号（翻译发表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作为《吉美博物馆年鉴》第51卷而刊行）。我们于下文将经常参阅此书以及伯希和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讲义：《有关吐蕃的古汉文文献》。

员和达赖喇嘛。这两个时代的历史也是吐蕃的佛教史。各个时代之间仅由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划分。在十五世纪，国王的政府遭到了衰落，而与此同时，则是神职人员逐渐在拉萨王座上代替了他们，其权利在不断增长。

创立吐蕃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聂墀赞普。在薨于650年的吐蕃王朝的统一者和佛教赞普松赞干布之前，由聂墀赞普开创的世系共包括三十代赞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位赞普的时间置于三世纪末或四世纪初，赞普世系就如同后来的达赖喇嘛世系一样，持续的时间都很短^{〔1〕}。

聂墀原来不是吐蕃人而是印度人。据传说记载，他或属统治尼泊尔的李恰比家族；或者据另一种传说认为是属于释迦家族古老的一支系，更具体一些说就是他本为憍萨罗国王铎罗犀那特多（胜军）的三太子佛陀师利（觉祥）。其双眼自下而上合闭，完全如同鸟眼一般。其父将他置于一个铜盆内而抛入恒河中。他也如同罗姆鲁斯（被从水中救出的罗马第一个国王。——译者）一样被农民从水中救了出来。他活下来了，长大成人并知道了其身世，最后决心成为国王。其兄弟们搜捕他以准备杀死之，他便逃到了北部山区并越过了喜马拉雅山麓。他在大山的另一侧遇到的第一批人是牧羊人，后者认为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由于他们不会讲他的语言，便用手势询问他自何而来。他向他们指了指身后那些高高的山峰。游牧人不知道印度，他们认为这些巨大的山峰是世界的边缘，这是在他们的信仰中已得到证实的情况。他们

〔1〕所有藏文佛教史著作都提供了赞普世系。它们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逐渐都开始转抄由敦煌写本中提供的名表了。

制造了一乘特殊的轿子，即把外来人抬上了自己的肩膀，奉他为王并崇拜他。他的名字即由此而来，“聂墀赞普”之意为“坐在颈背上的国王”。吐蕃赞普自天而降的特征持续了历代王朝，在千年之后又通过达赖喇嘛而纳入佛教之中。

这就是雅砻的第一位国王。“雅砻”一名意为“很高的谷地”，也用以指吐蕃的其它地区。本处所指的雅砻地区是发源于哲古湖的一条河的喜马拉雅山河谷，此河于泽当附近从右岸注入了雅鲁藏布江。这是连结印度和吐蕃的一条最为合乎情理和最近的路，但今天却不大有人来往了。该河谷是最为肥沃的地区，最为适合耕种。泽当是吐蕃继拉萨和日喀则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在距两条河的汇合处不远的一个叫做洛卡的地方，河谷中隐蔽了该地区最为古老的历史建筑，特别是王陵^{〔1〕}。在雅鲁藏布江的北岸向西走一程远便是桑耶寺，这是西藏最为古老的寺院，据说正在被流沙埋没。

第一个王朝共有七位赞普，即七位“南拉墀”（ལྷ་ལྷ་མོ་འཕྱིན་པོ་），意为“在天上登王位者”^{〔2〕}。他们都是巫师和长生不老者，但明显是重新升天。一旦当他们的长子可以御马时，他们就返回天上去了，而且也不在人间留下任何踪迹。这就是最早的神话传说。

〔1〕见弗·克发表于1910年的《孟加拉皇家学会会刊》中的《吐蕃第一位国王聂墀赞普的神权王国》文。作者把吐蕃王朝的摇篮置于拉达克地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斯拉金特维特的《吐蕃的国王》一书中，拉达克的世系是与雅砻的世系单独记载的。图齐先生于最近一次在西藏的旅行和他对王陵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

〔2〕前一个王朝各自有七位国王。

第一个王朝的结局是灾难性的。它的最后一位赞普仅以其死后的名字为人所知，这就是支贡⁽¹⁾，意为“被刀杀者”。但据传说认为，这是由其年迈的祖母误给他起的注定灵魂得救的名字。其祖母稍有一点耳聋，她误解了对为给他起名字而提出的询问的回答。

支贡的性格暴躁，他于某一日向其大臣们挑战，除了他的马夫罗阿木之外的所有人都回避了。罗阿木作为条件而硬性规定要用赞普的魔器进行决斗。赞普被迫接受了。赞普失去了自己不可战胜的武器，他想如同其先祖们一样登天而摆脱之，但罗阿木以阴谋诡计杀死了他并篡夺了王位。他将国王两个太子流放了。

到了第八代赞普支贡时代，神奇的故事继续存在，但传说比较合乎人情了。支贡采纳并传播了苯教教理，苯教即卍字教⁽¹⁾。这就是吐蕃人信仰佛教之前的宗教，是巫术仪轨，后与喇嘛教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于西藏的东南部还有大量信徒。

赞普被装在一个铜盆中并被冲入了雅鲁藏布江，他的身体逆江而上直达该江的发源地，进入了一条河龙的怀抱。第三个儿子夏墀⁽²⁾出生于支贡死后，因神孕而生。当他获悉自己是赞普的合法儿子之后，于是便出发去寻找其兄弟们及聂墀（应为支贡——编者）。他首先找到了其兄弟们并向他们

(1) 苯教中的卍是向左转的。

(2) Ch·贝尔公爵于1920年出使拉萨，他认识了一个贵族家庭，即拉喀萨尔家族。他们就是这第八代赞普的后裔，从其先祖以来共有一千四百年了。根据这一基础，即按六——七世纪的二十二代赞普计算，每代赞普的平均执政期为十几年。

泄露了他们的国王出身。他们就在其避难地建立了工布王国。聂墀（应为支贡——编者）也被发现了，母龙希望用一个长有如同飞鸟的双眼一般自下而上合闭的眼睛的孩子来交换他的身体，即如同自天而降的第一位赞普的眼睛一样。经过长期的寻找，夏墀找到了一位由人和鸟而生的姑娘。她正双眼自下而上地合闭着睡觉。他便将她抱去并作为食物而将她放入蛇的嘴巴中。蛇于是便将其父的身体还给了其兄弟们，他们为其父修建起了一座坟墓。他本人虽是其兄弟中最为年轻的一个，但却具有天神的本质，又以布岱勃罕野⁽¹⁾之名而重新征服了吐蕃王位。

①布(1)似乎是在吐蕃所知道的第一个名字，有时也指吐蕃的一个地区。有关吐蕃的最为古老的汉籍《通典》（成书于801年）记载的一些历史事实似乎是这一传说的真实基础。利鹿孤（支贡）于414年被乞佛炽盘（罗阿木）杀害，后者于427年死亡。当其父被杀时，樊尼（夏墀）还是孩子。利鹿孤之弟夺取政权。当樊尼长大成人后，他离开了西宁的西南地区，率其部与统治新疆的沮渠蒙逊相会合。他成了鹞提勃罕野。

在414和427年这些时间与松赞干布于650年的薨逝之间，共有二十三代赞普执政，即每位赞普的执政时间平均为十几年。这一史料证实了我们前面的看法。另外一种汉人的传统是把“赞普”（国王）译作“赞府”，后者是甘肃的吐蕃行政官员们的尊号。汉族的官僚制会使所有传说都无法传播，但它却把所有藩属都看作是归附或反叛的附庸。对其辞汇的解释可能会对 these 渴望权威和自主的蒙昧民族的赞普们的误解。在十七世纪时，当蒙古人奉佛教为公教时，喇嘛也想方设法地把他们的可汗说成是支贡一个从工布迁往贝加尔湖的儿子的后裔。这种既是吐蕃又是印度的所谓直系亲属世系也倚仗释迦牟尼本人的名声，这对于赞普们来说则是很讨人喜欢的。

他那些异族起源和成为神圣崇拜对象的先祖们仅仅是行使了俗权。布袋勃率野是一位民族化的赞普。他的“天神”出身很可能是完全起源于吐蕃的。他向其臣民们传授使用牛轭和犁、灌溉、种植树木和修建桥梁。

后来的六位赞普也叫作六位列族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吐蕃人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木炭，冶炼铁、铜和银矿。我们已经看到觉囊巴们是熟练的铁铸工。汉族史学家们指出了他们的武器的质量，尤其是防御性武器，如甲冑和锁子甲等^{〔1〕}。

紧接着后面的七位赞普是岱族人，他们虽然在位但不具体行使职权。他们由大相辅佐。后者实际上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并父子相传，形成了与赞普家族并存的另一个家族。这些大相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都高人一等，比巫师们还要不可思议。他们正是在这一方面有别于赞普。他们为凡人，而赞普则处于人类之上。赞普就如同偶像一般留在其宫中，从不参与政务，在古代编年史中仅仅作为划分年代的标记。岱族人之后的五位赞普的情况依然如故，这就是说一直持续到公元六世纪末。在十三位赞普在位期间，共有十五位大相，大相们的世代基本与赞普们的世代相同。随着赞普们个人权力的巩固，大相的数目也就增多了。在松赞干布时代有四位大相，在他后面的四位赞普期间共有二十名大相，后者就是于八世纪初统一整个吐蕃帝国的赞普们。

〔1〕虽然铁工的职业在吐蕃受到了鄙视，如同行刑队或刽子手（这两个词在藏文中是同一词）们的职业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村中的匠人们的产品来判断这一点，这些产品用于家庭使用。这都是一些专门艺术家的作品，也是铸铁的代表作，其技术引起了我们的金银匠们的赞赏。在与汉地接壤的吐蕃东部的德格则以其铁工而享有盛名。

在六世纪末，吐蕃王国始终是围绕着雅砻小王国的一批封地。但在这一时代，还有其它十七个小王国。敦煌世系牒中提到了每一个小王国的王子和两位大相的名字。这种对一般总是陪同其主的两名辅弼大臣的记载并不是指两位相继出任的大相，而是两位同时任职者，或为一个等级，或为一种必须的二元论，就如同存在有行政和宗教两种不同的权力一样。在今天仍是这样，东部地区一般都有两个提婆（德瓦），一个居第一位，另一个居第二位，分别占有不同的两个官殿。在有过世袭小王国的理塘、巴塘和甘孜的情况即如此。

这十七个小王国就已经占据了今西藏的全部领土，从拉达克起一直到达雅鲁藏布江大河套地区。雅砻王朝以琼瓦为首府，以虎头宫为王宫，那里为中央省，已经包括紧傍后来很快就创建的逻些（当时尚不存在）的领土。

推翻第一批大相们的权力并开创了赞普个人权力的社会变革似乎是与为反对两位王子而策划的阴谋相吻合的，后者虽然也有自己的大相们治理封地，但他们不是君主，而是赞普的附庸。其中之一令人杀死了另一位并吞并了其领土。该王爷势力的增长及其过分的暴虐又导致了由吐蕃赞普参与的第二次阴谋，这一现象表现了吐蕃赞普的软弱无能^{〔1〕}。该赞普是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色。赞普在这次阴谋期间，死去了。由于失去了赞普的支持，阴谋分子的恐惧如此大，以至于其中之一由于害怕在辗转不安的睡眠中说梦话，首先假装

〔1〕这两位王子是年喀尔的老王爷达甲瓦·森波杰和赤邦松·森波杰的王爷字那。年喀尔后来可能成了王宫的所在地。

与其妻吵翻以便不再于其身旁就寝。后来又装作与她和解，为了更为安全一些，于某天晚上以其牙齿咬断了她的舌头，其妻因这一残伤而死亡。

这位落到被迫策划反对其附庸之一地步的赞普的例证可能使他的儿子，尤其是使其孙子产生了一种把王权和大相及王爷们权力对立起来的思想。第一位是论赞，他让其他朝臣、王子和大相们发表要忠实的誓言。他亲自统率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去征服其对手仁波杰，夷平了其宫殿和吞并了其领土。仁波杰的儿子逃到了突厥人中。这一事件可能发生在七世纪初叶，即处于我们这里的墨洛温王朝中期。

当时论赞被称为南日（意为“天山”）。他犒赏其忠诚的拥护者时分配给他们各自三百——一千五百户。其中有一位忠诚的朝臣叫作邦色，他通过杀死了其王爷而夺取了二万户并将之奉送给赞普。赞普保留了虚有权，仍把他们连同封地还给了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了于边缘地区在许多情况下都适用的一种习惯，即作为送礼的回报而当场把刚刚收到的礼物再回赠。赞普及其朝臣们在一次宴会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在他们巡盞痛饮的时候，当场作了一些充满暗示竞争和他们的恶感以及充满着狂妄和威胁的歌词。

一般都归于松赞干布的统一大业大部分已由其父完成了。在松赞干布时代，我们还将讲到对仁波杰发动的战争是为了王国的成立，对于参加的人来说是为了感激未来的君主。

据当时的记载神权政治及其起源的官方宗教史《玛尼宝训集》认为，同样是南日而不是松赞干布派遣其谋臣吞米桑

布扎^{〔1〕}前往印度以携回文字体系。这样就已经把西藏文字的发明稍微提前了一些。但应将此理解作那种大写字母的文字，即在拉萨最为古老的碑，那块被称为“长石”的尖方形的碑文中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始终是木刻印刷品中采纳的文字。至于草书字，例如敦煌写本中的写法，我们可以说其中大部分成份于数世纪以来就存在于在中亚和从贵霜与笈多王朝时代起的印度本地使用的那种印度文字^{〔2〕}中了。西藏文字中有双重借鉴也不是不可能的，既借鉴于一种已经是用毛笔或木尖笔书写的字母，也可能是借鉴于晚期由印度大师们把这种曲线字母改成了直线形以凹状而雕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印刷的那种。尽管那些草体字的不规则性在今天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它不一定是对用雕刻刀所刻的直线文字的一种畸变。

南日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的一次暴乱中因中毒而死亡。

在结束由最近发现的一些古老文书揭示的最早和传说性的神奇历史之前，又必须用另一类传说与之对照比较。后者远不如前者古老，其时间为佛教最终获胜的时代。吐蕃佛教的这种传奇性并不是直接来自古代，而相反只追溯到比较晚

〔1〕编年史中没有提到这位著名的大相。但据传说，于南日在位初年，有一位具有双重势力的大相，甚至在一位信使到达之前，他就手执已写好的复信了。在《玛尼宝训集》中也赋予吞米同样的本领。据《白琉璃除锈》记载，吞米的主人是拉日僧格的李琼。

〔2〕藏文字母不是由古典梵文字天城字母（神字）派生而来，正如许多作者和笔者本人不厌其烦地多次重复的那样。特别请参阅鲁道夫·霍思勒：《东突厥斯坦佛教文献特藏中的残稿》和丁·费利奥札：《西藏文字的起源》和《外国古今文字提要》的新版本。